她的先生 ■文□陳柏融

看起來好像很喜歡植物的樣子。他閒暇之餘，會種種盆栽，整理花草，也許會對那些花花草草說一些話，那一些話他從來不對別人說，最好的朋友也不會說，甚至連他的妻子也不說，他只對他栽種的植物說悄悄話。關於這點，他年輕的妻子有點不高興，她實在不想為了那樣的事而去吃植物的醋，但是每每她在廚房張羅小倆口的晚餐時，都看見她那下了班的丈夫，在小小的庭院裡撫摸著她心愛的花草。「他下了班，進了門，隨便一個招呼，就一股勁地溜到庭院看他那些長得亂七八糟的東西。」她這樣地對我說，語氣顯著，她對她先生那樣的鍾情於那些植物的事覺得些許的不平衡，他們都還年輕，她怎麼也想不通為什麼她先生會像老年人一樣對植物有興趣。我也不懂，只好對她笑一笑，身為一個局外人什麼也幫不上忙。後來她把話題岔開，和我的妻子聊起今年秋季服裝流行的樣式，她們談的很高興。

後來我碰到他，那個愛花愛草愛植物的男人，在一個深秋的下午，一條繁華熱鬧的街道上，他似乎很怕冷，脖子上圍著褐色、方格子的圍巾，那副眼鏡讓他看起來更加的斯文。他熱情地伸出雙手，我也伸出我的手和他緊握，我們寒喧了幾句，他邀我同進晚餐，我笑著答應他的邀約。「她是去找你的妻子吧！」他說。沒錯，他的妻子今早來找我的妻子，是去血拼吧！從我妻子她那詭譎的笑容，我知道對我而言沒什麼好事，索性不問了，她們都還年輕，我也不怎麼老。

我們選了一家不錯的餐廳，食物做得不錯，館子裡的空間也滿有情調的，而且兩個男人一同吃飯也不覺得彆扭，他和我聊了很多，他的妻子，我的妻子，他們的生活，我們的生活。後來的幾分鐘，他對著櫃檯上的幾朵向日葵發呆，我則點起了煙。煙霧一直向上竄升，他一直望著那幾朵向日葵。就在我要點第二根煙時，他轉過頭來，我把香菸遞給他，他笑著婉拒，「謝謝，我不抽煙。」我笑著問他剛剛是不是在數花瓣，他笑得更開懷，接著便向我說起向日葵的不同品種和原產地，我實在是植物白癡，他說的我一點也搭不上腔，只能耐心地等他說完。想到他妻子，我不禁也要同情那位年輕女子的處境了。待他說罷，我略帶玩笑地說著他妻子的抱怨，他笑了笑，好像我說了一件不著邊際的事，我也放了心，這似乎不嚴重嘛！可是他又開始沉默，此時，我又點起了煙，望著窗外。這五光十射的街道，燈紅酒綠的城市，在這裡已住了一段日子，如今看來卻是如此陌生，走廊上人來人往，他們的臉，都在我緩緩吐出的煙

霧中，扭曲，擴散。霓虹燈閃爍，對這城市而言，那就是星空吧，小時候頭頂上的夜空，就這樣被取代，甚至，更富色彩……。

我身旁，原本沉默的他，突然問我「你多久沒見過星空了？」我微微一驚，是巧合吧。我沒對他說我心裡也想著同樣的事「很久了吧，忘了。」我說。「知道嗎？我的妻子她的回答和你一樣。」他說。我笑了笑「為什麼要這樣問？」「沒什麼，找個話題聊聊。」

「我知道她不怎麼喜歡我栽種的那些植物，可是有些事情別人不會懂，她也是。我愛我的妻子，我真的很愛她，她是個很好的人，可是就是有些事情她不會懂。」

「你嘗試過對她說那些事嗎？」

「試過啊，可是在她的回答裡我知道她不懂。其實不只是她，我之前的女友，我最好的朋友，我都試著向他們說過，可是，沒有一個人懂。」

他點了一杯咖啡，我點起我的煙。「後來我決定不說，不向任何人說，但難免會有鬱鬱之時，我只好向我的盆栽說。」我吐了長長的一口煙，他啜了一口咖啡。「這樣的事聽起來很蠢吧！」我搖搖頭，他又繼續說著「那是一種很難以明言的感覺，有點像寂寞的感受，像一個人獨自在星空下漫步似的，我不知道那種感覺什麼時候會來，只是它最近愈來愈頻繁了，只得對著我的盆栽說，重複的說...」他的表情有一些默然，我只得抽著煙，一口又一口。

「我不斷地問自己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，一直到現在我依然不明瞭，像一種自遠方傳來的聲音似的，很安祥的聲音，一種寧靜的感覺，只是我不懂為什麼會這樣罷了。」他嘆了一口氣，之後是長長的沉默。

時候不早了，妻子大概已經各自回到了家，我們離開那家餐廳，一同走了一段路，在一個十字路口我們相互道別。「今天和你聊天很快樂，希望下次有機會再一起吃飯吧。」我用笑容回覆他，他真的很斯文。「你可以多陪陪你的妻子。」我假裝漫不經心地說著，他回我一笑「我會的。再會。」「再會。」褐色、方格子的圍巾讓他覺得溫暖，我心裡這樣覺得。

回家的路上，他的話一直在我腦海裡迴繞，我不懂，他的妻子也不懂，他自己也不懂，可是在這些不懂之間，有著些許差異，他只是不懂為什麼會這樣，不曉得是什麼東西帶給他那樣的感受，而他以外的人所不懂的事是，他的感受，他試圖要把他所感受到的說出來，而我們不懂。

當我把家門打開時，妻子的話就如海潮般地向我湧來，說她今天和誰去了哪裡，買了什麼東西，吃了什麼料理……，我安安靜靜地聽，她看我不搭話，問我是不是有心事，我搖搖頭，她覺得無趣，便忙自己的事去了。

洗完澡，我躺在床上，想著那個男人的話，卻再也理不出頭緒，妻子在我的身旁躺下，我問她說：「你多久沒見過星空了？」「很久了吧，忘了。」妻子漫不理睬的說著。也許累了，她很快就睡著。

獨坐床頭，突然，一股悲哀而寂寞的感受就從心裡浮上來，像一片海一樣浮上來，而我逐漸在星空下下沉，沉入那片暗藍的海……